

第一章 主子好像變了

午時忽然飄起了鵝毛大雪，棠梨宮偏殿的宮女白鶲十分驚訝，悄聲與月桂道：「主子隨口說的話竟然成真了！」

「可不是？明明剛才還豔陽高照呢。」月桂推她一把，「我們趕緊將蘭花搬進來。」她們都知蘭花的重要，因皇上喜歡，主子愛屋及烏，親手種了十盆精心照顧，視若性命。

白鶲立刻放下手中的活，快步朝院中跑去。

雪花紛紛揚揚，頃刻間就將地面覆蓋住，兩個宮女的身上很快就落了白，臉頰凍得紅撲撲的。

寧櫻看著窗外，暗道果然下雪了，跟夢裏一模一樣，唯一不同的是，她沒有衝出去搬蘭花，把自己的腿給摔了。想著，她垂下眼，翻了一頁書。

貼身宮女紅桑問：「主子不去看看蘭花嗎？」

「不用，她們搬進來就行了。」寧櫻心想，她現在什麼都想起來了，又哪裏會那麼傻，把幾盆花當做寶，她的腿不比花重要嗎？

聞言，紅桑吃了一驚，下意識朝寧櫻的耳朵看了看。

小巧的耳廓如雪般白，顯得那一對耳極是可愛，只左耳有道暗紅色的疤痕很是顯眼——那是重陽節太后在御花園舉辦宴會，皇上突遇刺客，那時寧櫻瘋了般護駕，被一支箭傷到而留下的。

當時說什麼的都有，然而皇上還是提了她的位分，從貴人升到五品的婕妤，甚至還親自探望過，只不過後來不了了之，彷彿再一次遺忘了她。

紅桑不由得替寧櫻委屈，也許別的妃嬪別有所圖，但自家主子卻是一腔癡情，只可惜皇上沒有耐心去瞭解。

在這方面他對誰都是公平的，太后前年選了十多位女子入宮，但鳳位至今空懸，也沒有哪位能入得了皇上的眼，不過即便如此，該爭的還是要爭，萬一哪天就得了皇上青睞呢？

紅桑挽袖給寧櫻倒茶，「主子，京都難得下雪，太后娘娘看了定會歡喜，必然要請妃嬪們一起賞雪，奴婢替您將手爐準備好。主子的風寒應該已經痊癒了吧？」是痊癒了，不止痊癒，因為這場風寒她還作了許多奇怪的夢，在夢裏得知了一切。比如她原是梁朝太傅的女兒，十六歲病死後靈魂飄到了這本書裏，在寧夫人腹中待了幾個月後記憶盡失，長大後完完全全變成書中所描述的寧櫻——為秦玄穆生，為秦玄穆死，但最終卻得不到他一絲憐愛的短命傻子。

有個極好的詞可以用來形容她——情深不壽。

寧櫻支起粉腮，「這麼冷的天還是待在屋裏最舒服，妳再多用些炭。」

紅桑不知寧櫻已經變了，聞言愣了愣，提醒道：「皇上也許會陪著太后娘娘。」

皇上雖非太后親生，但因太后膝下無子，十幾年相處下來也頗有感情。

就是知道他會去，寧櫻才不想去，上一世她是太傅之女，天下俊傑任她挑選，如今在這書裏倒成什麼了？

「主子？」紅桑疑惑地問：「主子到底怎麼了？難道是身子仍不舒服？」

「嗯……」不去總得找個藉口，寧櫻便掩嘴輕輕咳嗽了兩下。

怎麼會還沒好呢？紅桑很是擔心，高聲道：「月桂，妳快將剩下的藥熬了，主子怕還要再喝兩日。」

月桂一聽，放下蘭花快步跑來，一眼瞅到屋內的主子，心神為之一晃。

寧櫻本就生得嬌弱，此番露出難受之態，扇子般的睫毛闔下，蓋住一雙明眸，柳眉微顰、纖手捧心，她一個姑娘家都想要抱在懷裏疼，皇上怎麼就看不上呢？月桂不禁心想，實在是沒有眼光。

「奴婢馬上就去。」

做戲得做全套，寧櫻又咳了幾聲，站起來，軟綿綿的靠在紅桑身上，換到鋪著厚毯的榻上歇著。

果然很快就有宮女來請，說太后娘娘在延輝閣設宴，讓她們一同去賞雪。

不過太后娘娘是個細心的人，派來的宮女頭一句就問起寧櫻的病情，聽說不舒服便是讓著好好歇息。

見宮女離開，紅桑忍不住歎氣，覺得寧櫻錯過了一個好機會，她關切的一再詢問病情。

寧櫻沒怎麼說話，搭上條棉被睡著了。

住在棠梨宮正殿的楊昭儀聽說此事，眉頭微微一揚，「看來寧婕妤的病況甚重，等會送些靈芝過去。」若不重的話，為見皇上，怕是爬都要爬過去，關懷的表情下藏著幾分譏諷。

宮裏所有的妃嬪都期望得到皇上的寵愛，但沒有誰會出這種風頭，唯獨這寧婕妤也不知道是傻，還是太有心機。

就說刺客那事，皇上身邊又不是沒有禁軍，用得著她撲上去？就她那弱柳般的身子能擋得住幾支箭？也是運氣好，沒被射死，不然就算換到位分也沒那個命受著。楊昭儀拂一拂袖子，去往延輝閣。

雪下得更大了，將園中光禿禿的樹也染了一層白。

延輝閣燃著炭，太后手裏捧著熱茶，瞧著一個接一個進來的妃嬪，笑著與秦玄穆道：「玄兒，你看這一下就過去兩年了，皇后的人選是不是……」

「此事急不得，以後再議。」秦玄穆看著窗外的雪，道：「難得賞雪，母后就不要太過操心了。」

這分明是不想立后，太后忍不住皺眉。

早先他說要守孝，但出了孝期，給他選了妃嬪，兩年了卻仍然毫無想法，太后打量這兒子英俊的側臉，暗道如此下去怎麼得了？就算她能忍，那些文武百官也忍不住了。

作為皇帝，有沒有皇后還是次要，最重要的是得有子嗣、有太子，那是國本。

「還讓我不要操心，你不也在擔心明年的農桑嗎？瑞雪兆豐年，一定會有起色的。」太后往前微微側身，「寧婕妤今兒身子抱恙不曾來，不然彈一曲《冬雪》，倒是很應景。」

寧婕妤……寧櫻？

秦玄穆立刻想起那日她耳朵被羽箭擦傷的情景，當時血都流入脖頸了，她卻只顧著關心他，自己身上的痛一點都感覺不到。

後來太醫說，掉了一塊皮肉，必然會留下疤痕，他親自去探望，又升之為婕妤，命其搬入棠梨宮偏殿。

收回思緒，秦玄穆淡淡道：「會彈琴的也不止她一個吧？」

太后噎住，當初選了寧櫻入宮，就是看中她的容貌還有才情，當然，她還選了別的女子，比如出自簪纓世族的兩位大家閨秀，會跳舞的徐貴人和會吹笛的張貴人，但能做到為秦玄穆捨命的，怕就這一個寧櫻了。

那時候，別的妃嬪都嚇傻了，唯獨她義無反顧地衝出來。

後來秦玄穆確實升了她的位分，太后一度以為他有可能會看上寧櫻，結果……看來當初真的衝動了，這兒子就是無心選妃，是她偏要挑人進來，但她也是為他著想啊。

「玄兒，如今國泰民安，你也不必時時刻刻將心思放於政事。」太后忍不住婉言相勸。

秦玄穆沉默不語，他覺得在這方面與太后沒什麼可說的，也許在女子的眼中，守住江山是十分容易的吧？

退一步講，就算真是如此，他也不會將心思放在一干妃嬪身上，像他的父皇，廣納天下美人，每一日都宿在不同的女子身邊，到最後如何？差些被他的七皇叔坐上龍椅，後來又有兩位皇兄作亂，用了許久時間才平息下來，經歷過這一切，他又怎麼可能會懈怠？

眼見外面的雪慢慢變小了，秦玄穆站起來道：「母后繼續賞著吧，喜歡的話，叫個戲班子入宮唱個應景的也行。」

他在勤政空暇願意陪她已經十分難得，太后也不好再挽留，目送他離開。

玄色的龍紋袍在漫天飛雪中格外顯眼，一如他英挺的身姿，眾位妃嬪眼巴巴望著，一個個暗自歎氣，惋惜精心準備的才藝沒有機會表現，但她們不敢將這種想法露在臉上，陪著笑與太后繼續賞雪。

等到雪停，睡了一個好覺的寧櫻也醒來了，睜開眼就看到桌上放著一盒東西。

紅桑稟告道：「是楊昭儀使人送來的靈芝，說讓主子補補。」

楊昭儀是左都御史之女，許是仗著家世好，在寧櫻面前總有幾分掩不住的傲慢，故而紅桑提起時口氣頗為不善，在她看來，寧櫻比楊昭儀美多了，又有才情，總有一日能將楊昭儀遠遠拋在後面的。

誰料寧櫻卻道：「楊昭儀這般關心我，我也不好白白收了。月桂，妳送一盆吳蘭去正殿。」

月桂的嘴巴驚訝大張，「什、什麼？」

紅桑也愣住了，有點懷疑自己的耳朵，這吳蘭開花時可漂亮了，桿子是深紫色的，

花瓣英紅，綠葉寬大，乃是主子很喜歡的一種蘭花，她怎麼會想到送給楊昭儀呢？一個個都像要被割塊肉似的，寧櫻心想，只是盆蘭花，至於嗎？她都沒有心疼，她們心疼什麼？她輕哼一聲，「快去送吧，送遲了，我可是要送兩盆了。」這話嚇得月桂趕緊捧上一盆吳蘭走了。

楊昭儀正讓宮女塗蔻丹。

為討主子歡心，綺雲將之前在延輝閣看到的事情一一告知，「徐貴人去之前又練了會舞，不小心將腳趾扭到，竟忍著痛來了，五官都憋得抽搐不止。還有劉貴人，那真是個薦壞的主，怕張貴人吹笛引皇上注意，偷偷堵了笛子的洞眼，張貴人回去的路上才發現！」

楊昭儀把這些當做笑話聽，她翹起手指，看了看顏色，滿意地道：「挺好看。」又問：「惠妃姊姊可準備了什麼？」

在這些妃嬪中，只有惠妃何卿秋的家世比她好，父親乃是吏部左侍郎，舉止端莊大方，當初太后是想選之為皇后的，怎知皇上不同意。後來太后就想出個法子，說什麼自己年老體弱不便管理後宮，愣是給何卿秋弄到一個惠妃的位分。

雖然她自個兒也是因為家世才被太后勸著皇上升為昭儀，但上面有個惠妃，心裏總是不太舒服。

綺雲愣了一下，道：「奴婢沒打聽到惠妃娘娘的事。」

惠妃為人謹慎，周身一個錯處都找不到。

殿外此時有宮女稟告，「主子，月桂求見。」

知道是寧櫻的人，楊昭儀便道：「讓她進來。」

月桂捧著蘭花走入殿內，行禮後道：「見過昭儀，我們家主子感念昭儀關懷，命奴婢送來蘭花一盆，還請笑納。」

楊昭儀聽得微微一怔，在寧櫻搬入棠梨宮時就帶著不少蘭花，宮女們小心翼翼地捧著，就怕將葉子損傷，她當時就想這寧婕妤的心思太過明顯了，誰不知道皇上喜歡蘭花？

這是為取悅皇上而種的，如今竟然願意送給她……楊昭儀瞄了一眼，道：「這是吳蘭吧，再過兩個月想必就要開了，告訴妳們婕妤，我很喜歡。」

月桂垂首答應，躬身告退。

楊昭儀叫宮女把這盆吳蘭放在殿內的高几上，欣賞了幾眼，「養得不錯，寧婕妤倒是蕙質蘭心。」此舉肯定是來示好的，看來寧櫻心裏也明白，一個小小的婕妤是沒法越過她這個昭儀的。

另一邊，月桂悶悶地回到偏殿，想到主子親手種的花、親手鬆的土、親手澆的水，忍不住將眉頭皺了起來，這蘭花就跟主子釀的酒一樣，都是極其珍貴的，主子怎麼捨得送走？

主子不是希望皇上哪日過來，看到一院子盛開的蘭花，聖心歡悅嗎？

走到門口時，裏面傳來紅桑的聲音，月桂聽見她道——

「主子何必怕那楊昭儀，她也不是什麼受寵的人，不過是因為有個當御史的爹，

但在別的方面跟那些貴人沒有什麼不同，主子不必忌憚她。」

說得對，月桂暗自點頭。

都覺得蘭花是珍寶吧，比她還捨不得送走，寧櫻道：「蘭花就算開了，皇上會來嗎？」

「這……」這問題很難回答，也許來，也許不來，可她不能這麼說，得安慰寧櫻。紅桑道：「主子別灰心，上回皇上不是來看過您嗎？還提了您的位分，皇上一定會再來的。」

「是啊，除非我又擋了箭。可經過上次，宮裏肯定不會再有刺客的。」那次是三皇子殘餘的勢力組織的一次行刺，隨後就被秦玄穆全數剷除了。

紅桑無言以對。

寧櫻道：「所以妳也別抱希望了，送給楊昭儀對我沒壞處。」

她現在看這些蘭花很不順眼，送走一盆是一盆。

聽到她這番話，紅桑覺得可能是皇上的舉動叫寧櫻傷心了，上回擋箭皇上過來也沒有臨幸她，後來更是不再露面。

但既是妃嬪就應該習慣這種日子，如果不去爭，以後只會越來越難，至少表現出來，她還有個婕妤的位分，比起貴人可是好多了。

不過她沒有再勸，憑寧櫻的癡情，等過段時間自然會恢復心情。

「跟楊昭儀打好關係也好，畢竟她的位分比主子高，將她糊弄住了，主子行事也方便些，不至於總被盯著，等以後主子搬出棠梨宮，就不必再看楊昭儀的臉色。」搬出棠梨宮，是指她自己能擁有一座宮殿嗎？

好有志氣，寧櫻輕輕一哂，可惜她想到以前做過的傻事就生氣，真的沒什麼鬥志呢。

雪下到天黑才停，整座禁宮到處都是白雪，小黃門們忙到半夜才清出走路的甬道，而剩下的雪靠著陽光，到第三日才徹底融化。

這種時日開的花也只有金梅了，聽說千秋亭的金梅開得極其漂亮，寧櫻也忍不住起了心思要去賞花，誰讓妃嬪們最不缺的就是大把時間，總得找些事情來做。

「主子真的康復了嗎？」月桂問。

「是，我們這就出去。」寧櫻披上狐皮披風。

瞧一眼上面的狐毛，紅桑低聲道：「惠妃娘娘也真是替皇上精打細算，這兩年就給主子做了這一件狐皮披風，上面還這麼多雜毛……也是太后娘娘好說話，懶得查這些。」

她之前夢到許多書裏的內容，知道她後來纏綿病榻，惠妃曾施以援手，寧櫻向來恩怨分明，告誡道：「惠妃娘娘是真的簡樸，這種話以後妳不要再說。」

是這樣嗎，惠妃有這麼好？她不太相信，總覺得惠妃是故意剋扣，誰讓這宮裏沒皇后，太后又不喜歡管事呢。不過惠妃這麼能幹也一樣不得皇上的心，主子好歹沒那麼勞累。

四人往千秋亭行去，此亭離棠梨宮不遠。

遠遠看見一片嫩黃色，在燦爛的陽光下十分亮眼，寧櫻的心情不由得大好，快步上前，香味撲鼻，她笑道：「妳們過來折幾枝，等會帶回去。」

「這宮裏的金梅確實不一樣，我家種的就沒那麼好。」前方冷不防傳來一道聲音，寧櫻不由得尋聲望去。

只見劉貴人從一株粗壯的金梅樹下走出來，微微一俯身，「寧姊姊，好巧，妳也來看金梅？」

她們是同一日被選入宮的，若沒有那次衝動的擋箭，寧櫻此時肯定與劉貴人一樣還是貴人，仍然住在兩人一院的玉翠軒。

寧櫻笑道：「金梅開得好，不來看可惜了。」

「我也是這麼想的。」劉貴人輕歎一聲，「金梅開花不過二十來日，錯過了就是一整年。」說著，她摘下一朵放在掌心，「姊姊，不知不覺我們在宮裏也住了兩年了，我現在還記得那日跟姊姊一起被嬪嬪罰跪的事情。」

她們初來乍到，不懂宮裏的規矩，都要由嬪嬪教導後才能去伺候皇帝。

寧櫻也回憶起了那段日子，她但凡聰明點就該捅個婬子被趕出宮，就不會像現在這樣，出來走一趟都能遇到稱呼她「姊姊」的妃嬪。

寧櫻搖一搖頭，翹首觀賞金梅，陽光落在她臉上，肌膚如白瓷細膩，同美玉一般。劉貴人心想，若她有寧櫻這等容貌，早就贏得皇上的獨寵了，又怎麼會在擋箭之後還沒能伺候到他？只能說寧櫻傻，不會使什麼手段。

她們好歹住在一起過，劉貴人對寧櫻還是有幾分瞭解的，忽然拉起她的手道：「寧姊姊，等會我去妳那裏坐坐可好？」

寧櫻本來也閒著，沒拒絕，「好啊，去我那裏看看蘭花。」最好看中了，順手拿兩盆。

紅桑聞言，忽然有種不好的預感，眼皮跟着跳了一下。

等宮女們折了一些金梅後，寧櫻幾人回了棠梨宮。

楊昭儀住在正殿，出於規矩，劉貴人使人去詢問一聲，楊昭儀沒有不准，但也沒現身。

玉翠軒位於禁宮之西，離皇上所在的文德殿很遠，棠梨宮就近多了，而且就算是偏殿，小院都很寬敞，那是獨屬於寧櫻的天地，瞧著裏面種著的花木，劉貴人忍不住心裏泛酸。

要是那天她也大著膽子去擋箭就好了，可惜她當時腿軟，根本沒有反應過來。

劉貴人四處張望，目光掠過幾罇封著的酒後又落在屋簷下的一排蘭花上，打量著問：「姊姊，我記得妳養了十盆的，怎的少了一盆？」

在玉翠軒的時候，寧櫻就花了不少銀子去買昂貴的名品蘭花，不像別的貴人都用在打點黃門與宮女上，好得到皇上的行蹤。

寧櫻道：「送了一盆給楊昭儀。」劉貴人聽了極為驚訝。

走入屋內，寧櫻讓月桂上茶，兩人對面坐下說話。

「寧姊姊做了婕妤，各處都不一樣了，瞧瞧這屋多大，有左右四間呢。」劉貴人

露出羨慕之色。

比起玉翠軒是好多了，不過頭上壓著個楊昭儀，讓她選，她寧願住玉翠軒。

寧櫻笑了笑，端起茶喝一口，「其實妳住了也未必覺得好。」

這是在糊弄她吧，劉貴人在心裏冷笑。

她將茶喝完，站起來欣賞寧櫻收藏的書，目光很快就定格在其中一本之上，輕聲念道：「《周氏蘭譜》，姊姊，妳還沒有看完嗎？」

她記得這書是寧櫻入宮時就帶在身邊的，因為寫得詳盡，聽說花費很多功夫才買到。

寧櫻聽到這書的名字就討厭，側頭道：「早看完了。」

劉貴人眼睛轉了轉，嘗試著問：「姊姊，能借給我嗎？」既然她捨得送花給楊昭儀，說不定現在也願意借書。

這話一出，寧櫻身後幾個宮女都露出不悅之色，尤其是紅桑，心想自己不會想法子去買嗎？這便宜都要占。

寧櫻卻不知幾個宮女所想，乾脆道：「妳儘管拿去。」礙眼的東西罷了。

劉貴人看她如此慷慨，心頭大喜，「姊姊妳真好。」當下迫不及待地命宮女取了。紅桑忍不住輕咳一聲。

寧櫻當做沒有聽見，等喝完茶，送劉貴人出去時，她一指蘭花，「可要帶幾盆回去？」

劉貴人一愣，推辭道：「姊姊的心血，我怎麼能要。」蘭花嬌貴，她以前是見過寧櫻怎麼精心伺候這些蘭花的，她捫心自問絕沒有這種耐心，她只要書裝個樣子就行。

聞言，寧櫻暗暗歎氣，長得這麼好的蘭花居然送不掉。

等劉貴人離開後，實在想不明白的紅桑氣道：「主子到底怎麼了？不止借書，還要送蘭花！」這都是主子以前最為看重的東西啊。

氣什麼？她還沒氣呢，竟然連一盆蘭花都沒送走。

寧櫻翻著詩詞，懶懶地道：「都是姊妹，借本書算什麼？紅桑，做人不可如此小氣。」

紅桑聽得目瞪口呆，懷疑自家主子風寒並沒有好，到現在還沒有清醒呢，但她只敢這麼想想，畢竟寧櫻是她主子，她要做什麼決定，身為奴婢只能聽從，所以蘭花送走了，書借走了，她也只能勸兩句。

過得幾日，太后召寧櫻去永安宮。

紅桑感覺這是一個好機會，暗地巴望主子已經恢復心情，不要再跟自己的前途過不去。

她給寧櫻好好打扮了一番，「自從主子給皇上擋箭之後，太后也越發喜歡主子了。」太后原本有個兒子，但七歲時夭折，令她痛不欲生，故而當時秦玄穆的生母柳婉儀去世後，她無心撫養這孩子，先帝便交託給許昭容，後來許昭容不幸去世，秦

玄穆又被送去王昭儀身邊，兩年後王昭儀也死了，這才被太后接手。

太后那時已經調整好心情，將秦玄穆當做自己的親生兒子對待，所幸他也爭氣，在八位皇子中脫穎而出，最終奪得了帝位。

之前寧櫻為秦玄穆不顧性命，讓太后頗為觸動。

「上次賞雪妳沒來，如今身子好些了吧？」太后語氣和藹地問。

寧櫻躬身道：「已經痊癒了，是嬪妾的錯，應該早些來拜見太后娘娘。」

太后笑道：「我沒有召見，如無要事妳又怎麼敢來？」除非她自己有興致，不然誰也不能來打攬，「坐下吧，別拘束。」

寧櫻應聲，側身坐於宮女搬來的錦緞裏腳杌子。

天冷，她穿著淺紅色的短襖，臉頰瑩白如玉，一雙眼睛水汪汪的好似會說話，太后心想，她若是男兒定會喜歡這樣的姑娘，可偏偏她那兒子無動於衷，眼裏永遠只有政事。

如此下去，她何時能抱孫子？想到這，太后不禁面露憂色。

「寧婕妤，不如妳彈一曲給太后娘娘解個悶？」姜嬪嬌見太后心情不好，忍不住提議。

這是伺候自己幾十年的老宮女了，瞭解她的心思，太后道：「我還真想聽妳彈那曲《冬雪》。」雖說宮裏不缺會彈琴的妃嬪，但寧櫻彈琴時的樣子最賞心悅目，像幅畫一樣。

「太后娘娘不嫌棄嬪妾的話，嬪妾願意獻醜。」

太后一聽，就讓宮女扶她去琴桌。

這並非寧櫻第一次在太后面前彈琴，因此她神情自若地將手指落在琴弦上，瞬間，瑤琴特有的聲音便流淌而出，清時如泉水，淡時如捲雲，重時如山嶽，急時如海浪，高高低低，將《冬雪》彈得如身臨其境，彷彿就坐在高山頂上，仰頭看白雪飄落。

太后沉浸其中，連呼吸都變得輕了，過了好一會兒，琴聲停止，餘音卻繞梁不絕。

「這些時日，妳專心練琴了？」太后笑著看寧櫻，「怕是宮裏的琴師都比不上妳了。」

寧櫻一怔，而後明白過來，她前世是太傅之女，自小就有名師指點，琴藝非凡，但來到書中之後前塵盡忘，又重新學了一遍，如今因夢想起身世，不知不覺便融入了以前的技法。

「太后娘娘謬讚，嬪妾只是多花了一些功夫，比不得宮中的名師。」

「別謙虛了，我還能聽錯嗎？妳這才女當之無愧，」太后極是喜歡，「再彈一曲吧。」她想聽個盡興。

寧櫻當然不可能拒絕太后，因此琴音再次響起，等彈完了，太后賞了支金簪給她。看著寧櫻離開，太后輕聲歎道：「讓我想起清妍了，這孩子也生了一雙好手，卻不喜彈琴，偏偏嘴甜，一撒嬌我就捨不得讓她學琴了，此番跟著她父母在越州，也不知如何。」那是太后的表外甥女。

姜嬪嬌一聽，道：「娘娘既然想念廖姑娘，不如讓皇上將廖大人調回京都？」

「後宮豈能干政？」太后皺眉。

姜嬪眼睛一轉，笑道：「皇上最近撤了劉尚書的職，又說京都缺能臣，想必很快會將廖大人調回。」

她這表妹夫確實是個難得一見的人才，太后慢慢露出笑容。

另一邊，走到殿門口的紅桑輕聲道：「主子，看太后多欣賞您，這簪子上的南珠多大啊，主子真的不是沒有機會的。」

寧櫻道：「什麼機會？」

「太后喜歡主子，必然就會在皇上面前說好話，這不就是個機會嗎？」

太后的話有用，他會一直不封后？寧櫻輕嗤一聲，「還當妳有什麼好的法子呢。」

紅桑期盼地道：「那奴婢真想出來了，主子可會聽奴婢的？」

寧櫻道：「休想。」

那還問她幹什麼，要著她玩嗎？紅桑差點氣哭。

第二章 賞賜九霄琴

很快就到了十一月。

前幾日又下了大雪，年久失修的澄瑞亭突然倒了，工匠們連夜趕工地清理修築，因離文德殿近，秦玄穆覺得吵，便暫時搬去景仁宮住。奏疏。

打聽到這個消息，劉貴人立刻一番精心打扮，看時辰不早，她急忙道：「都快些，可不能讓別人捷足先登了！」

兩個宮女當即疾步跟上。

製造與皇上偶遇的機會不容易，劉貴人也是花了許多功夫才挑到合適的地方。此時她裝作曬著太陽看書，坐在鋪著錦墊的石凳上，周圍有一圈的藤蘿可以擋風，倒也不是很突兀。

擺好最吸引人的姿勢，劉貴人輕聲道：「等皇上了，記得提醒我。」

宮女應是。

很快地，秦玄穆的輦車就路過了。

一位宮女忙道：「主子，快。」

劉貴人立刻翻開書，假裝認真看書的模樣，甚至還念出聲音。

三個人杵在那裏，秦玄穆很難不注意到，但並不想搭理，這種事情他見得多了，就在昨日，徐貴人還在此地賞花，假裝摔倒了讓他停下。

輦車繼續往前，劉貴人見狀，彷彿才發現輦車的樣子，起身跑來行禮，「妾身見過皇上，不知皇上會來此處，妾身衝撞了……」聲音十分的嬌，幾乎要把人的骨頭都弄酥，更不用說那精挑細選的裙衫了，讓她身段顯得極其誘人。

但秦玄穆無動無衷，直到劉貴人手指一鬆，好像是太過激動不小心將書掉了，低頭看去，書面上畫著盆蕙鬱的蘭花，左下角微微捲曲，顯見是常被翻閱。

秦玄穆目光動了動，忽地出聲讓轎夫停步，劉貴人心中大喜。

「妳在看《周氏蘭譜》？」秦玄穆聲音冷冽卻動聽。

劉貴人心想寧櫻果然是傻，窩在殿裏種花，皇上能知道親自培育蘭花的辛苦嗎？還是此招有用。

她感覺今日自己要成了，羞澀的道：「回皇上，是《周氏蘭譜》。妾身想養幾盆蘭花，使人找來的書，但妾身有幾處地方看不明白，剛才便是入迷了……」她極力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勾人，身子也伏得比較低。

聽到這話，秦玄穆嘴角閃過一絲嘲諷，真的要看書就該在屋裏好好的看，來此處能看得進去嗎？這就不提了，還說書是她託人找來的。

他問：「何處找來的？」

劉貴人愣了一下，這跟她原先想得不一樣，書是用來留住皇上，從而讓皇上注意到她這個人，產生親近的心，可他怎麼會好奇書的來歷？宮中藏書如此之多，不應該啊。

「這……妾身是讓宮女去找的。」她有點慌了。

聽她支支吾吾地說不清楚，但秦玄穆倒是知道的，那日去看望寧櫻，他一眼就發現了書案上的蘭譜，他的記憶力極佳，可以篤定此書是寧櫻所有。

「是寧婕妤的吧？」他道。

劉貴人面色一變，她沒想到秦玄穆居然知道寧櫻有這本書，不是聽說他就去了片刻功夫嗎？眾人猜測十句話的時間都不夠，那他是怎麼知道這本《周氏蘭譜》的？這麼一想，她就覺得肯定是寧櫻在陰她。

劉貴人忙跪下來，「不是妾身存心隱瞞，是寧婕妤不想養蘭花了，不止把蘭花送給楊昭儀，妾身問寧婕妤借書，她也毫不猶豫借給妾身。妾身不想在背後說寧婕妤，只怕她有什麼難言之隱，故而才……請皇上嚴懲妾身！」

還有這回事？秦玄穆驀然間想起棠梨宮左偏殿裏的幾盆蘭花，葉片翠綠，一根根都潔淨得好似每日有人擦拭。

他淡淡瞥了劉貴人一眼，「你退下吧。」

沒有得到想要的，劉貴人心裏極為失望，但自己剛剛那番話，想來寧櫻也討不了好，這般想著，她蹲下身撿書。

秦玄穆見狀，道：「把書留下。」

劉貴人一愣，不明白他什麼意思，但還是照辦了。

等劉貴人離開後，秦玄穆讓柏青將蘭譜呈上，輦車又往前而行。

他往後靠著，翻開幾頁後，在上面發現了一行小字，「松樹皮、木炭尤為有用。」那對蘭花來說是很合適的養料。

秦玄穆因生母的關係自小就喜歡蘭花，又繼續往後翻了翻，只見陸續有小字出現，「夏季澆水不可濺於葉片，會留斑」、「擺於樹蔭下，不可曝曬」。字體清秀靈動，讓人印象深刻，他心想這寧婕妤不止用心念了此書，還身體力行將經驗總結下來，難怪院子裏的蘭花養得十分之好。

可劉貴人剛才的話是何意思？

他思忖片刻，隨即就把書闔上了，他還沒空閒到去揣測一個妃嬪的想法。

另一邊，劉貴人回到玉翠軒後將寧櫻各種咒罵。

「豈有此理，她定是算準了我會帶書去見皇上，才說把書借給我，我怎麼會這般

大意！」以前寧櫻可是把那書當成寶的，天天拿在手裏看，她就不該相信她那麼大方，這宮裏有誰是真傻的？

宮女疑惑道：「寧婕妤若是能猜到的話也太聰明了吧？奴婢覺得不可能，她若真算準了，又豈會把蘭花送給楊昭儀，還想送給主子？」

劉貴人一聽不禁怔住，這確實很奇怪，當時她只顧著洩憤，把寧櫻的事全說出來，現在仔細想想，確實說不通。

難道寧婕妤還主動想讓皇上知道她送別人蘭花的事情？那豈不是在表明她對皇上不上心了，這對她又有何益？

一時間，劉貴人也弄不清楚了。

太后自從那次聽了寧櫻的琴聲，有些著迷，隔三差五就請寧櫻過去彈琴給她聽。這日又使宮女過來。

寧櫻應太后要求彈了一曲《漁歌》，琴韻悠長，綿綿不絕，直傳到殿門外。

秦玄穆不由得停下腳步，詢問伏在地上的黃門，「誰在彈曲？」

作為天潢貴胄，自小所受的教導讓他琴棋書畫皆有涉獵，故而一聽琴聲便知技藝的高低。他有些驚訝，因第一次聽到有琴師能把《漁歌》彈得如此意境深遠，使人想放情山水，引頸高歌。

「回皇上，是寧婕妤在彈琴。」

秦玄穆微怔，他早前就聽太后說起寧櫻是個才女，當時他不以為意，倒不知她琴藝這般出神入化。

「不要通傳。」說罷，他大步往裏走去。

秦玄穆走入殿內，遠遠地便看到一道身影坐在琴桌前，白色的廣袖上繡著幾朵海棠，一雙巧手撥動琴弦，如行雲流水。

他沒有驚動太后，安靜聽完這首曲子。

姜嬪嬪發現了，低聲告知。

太后訝異，抬起頭道：「玄兒，你怎麼也不出個聲？」剛說完就明白過來，他應該是覺得寧婕妤彈得好聽，不想打斷。

這話一出，寧櫻心頭咚的一聲，她剛才也沒有注意到秦玄穆，不知他是何時來的，連忙從琴桌後起身，蹲身行禮。

看著她素淡的裝束，讓秦玄穆不禁想起前些日子的大雪，他道：「起來吧。」又問：「妳的琴藝跟誰學的？」

聲音清而涼，叫寧櫻心裏驀地生出一種刺痛，畢竟這些年是真的愛慕過他，若非作夢知曉真相，恐怕還在傻著呢。

她道：「回皇上，妾身六歲時拜了一位女琴師為師，她住在梨花巷，姓鍾。」

從不曾聽說，看來寧櫻是青出於藍勝於藍了。

太后看秦玄穆願意聽寧櫻彈琴，感覺兩人有些希望，便道：「寧婕妤，既然皇上來了，妳再彈一曲吧。」

寧櫻沒吱聲。

秦玄穆發現她一直垂著頭，就問道：「妳還會彈什麼？」

「妾身會彈……」

「抬起頭來。」

寧櫻並不想看他，聽令抬頭，眼瞼也是半垂著，跟在玉翠軒時見到的一樣，知道他來了，她卻緊張羞澀得不敢對視。

秦玄穆忽然就想到那本蘭譜，劉貴人的話也在耳邊響起，暗忖道：這必然是在中傷寧櫻，她願意為他捨命，又豈會不想養蘭花了？

「繼續說。」他道。

「妾身會彈《流水》、《長清》。」

太后一聽就笑了，「怎麼只說了兩曲？妳明明還會彈《烏夜啼》、《幽蘭》，依我看，就彈《幽蘭》吧。」

寧櫻聞言，心想她刻意不提，太后非得想起來，當下微不可察地顰了下眉，面上如常地行了一禮又重新坐下。

太后請秦玄穆坐在身邊一同欣賞。

距離不遠，寧櫻用餘光能看到他龍袍下黑色的靴子，上面有銀線織就的雲紋，隱隱閃著微光。

為了這曲《幽蘭》，她曾將手練傷，只為哪日有機會彈給他聽，但現在已經沒有這個必要了，她就算是彈，也是為她自己，秦玄穆不過是沾光了。

手指落下，《幽蘭》在琴弦上開花，殿內暗香四溢。

她彷彿坐在光暈中，琴聲是翅膀，在身後慢慢張大，把空氣一層層、一層層的搗動。但到中段時，不知何故，一個黃門突然衝進來向秦玄穆稟告事情，把她嚇了一跳，瞬間彈錯了一處，滯了片刻才又重新撫琴。

彈完了，寧櫻心裏有氣，要不是秦玄穆來聽，這首曲子可說完美，結果卻有了瑕疵。

她垂首道：「請皇上、太后娘娘責罰。」

太后不曾怪責，「沒什麼，我看妳也累了，先退下吧。」

寧櫻行一禮，快步離開了永安宮。

看著她急匆匆的背影，太后睨向秦玄穆，「怎麼，是八百里加急的軍情嗎？非得這時候讓那黃門進來。」就不能讓他在外面候著？

聞言，秦玄穆卻道：「她本該心無旁騖。」

太后卻不贊同這話，「你要求也太高了些。她不過是個姑娘家，你以為是上陣殺敵的將軍呢，突然有個人從旁邊跑過去，她能不被嚇到？」

那瞬間她像隻受驚的兔子，但很快又找準了琴弦，仔細回想起來倒有幾分可人，而且《幽蘭》確實彈得極為出彩。

沉吟片刻，秦玄穆道：「既然母后喜歡她，我今日也聽了一曲，便賞些東西吧。」

說著，吩咐柏青，「你去找潘海，把『九霄』送過去。」

柏青一聽，暗自咋舌，潘海是御用監的管事太監，專門負責收集採辦天下寶物，

那「九霄」琴是前朝一位名師所製，三年前被潘海尋到收入宮裏，沒想到皇上竟然要賞給寧婕妤，也許這寧婕妤要轉運了。

柏青應是，疾步而出。

太后含笑點頭，有道是「寶劍贈英雄」，憑寧櫻的琴藝，確實配得上這把好琴。

皇上的口諭一下來，潘海馬上就去庫房，一邊詢問，「是那位擋箭的寧婕妤嗎？」

柏青道：「是，就是那位寧婕妤。」

潘海一聽就笑了，「看來這寧婕妤是守得雲開見月明了。」

庫房裏沒有旁人，這兩人本來就熟，柏青忍不住也說出心聲，「真要這樣就好了，皇上有個中意的人，早些誕下皇子，太后也不用這般操心了。」說罷，他鬼鬼祟祟往外看一眼，聲音越發輕了，「我是真擔心皇上，皇上要有先帝一半的……」後面的話柏青不敢說出來，但潘海也聽明白了，先帝過度荒淫，後者卻太清心寡慾。

潘海歎了一聲，「你得提醒下這位寧婕妤，既然有個好兆頭，她更應該多下些功夫。」

柏青重重點頭。

等潘海把九霄尋出，柏青急忙捧著去了棠梨宮。

得知這個喜訊，紅桑飛快的跑來，告訴寧櫻，「主子，皇上賞賜您了。」

寧櫻道：「胡說什麼？」

「奴婢沒胡說，皇上真的賞主子東西了，柏公公就在外面呢。」紅桑拉住她衣袖，「主子快去受禮。」

他怕是吃錯藥了，她又沒有擋箭，今日彈琴也出錯了，怎麼就賞她東西了？

寧櫻一邊想，一邊走到了門口，看到柏青果然站在那裏，詢問道：「柏公公，皇上真要賞妾身東西？」

「是，奴才才從御用監的倉庫取來的。」柏青將琴遞給寧櫻，「寧婕妤，皇上為何賞賜您心裏必然清楚，以後更要好好的伺候皇上。」他意味深長地道：「奴才可是第一次看到皇上賞瑤琴呢。」

每年春節，各妃嬪都能得到賞賜，但全部都是金銀珠寶，沒有誰是特殊的，從這方面來講，皇上一定是被寧婕妤的琴藝所折服了。

居然是琴！寧櫻神色平靜，雙手接下，道：「妾身多謝皇上聖恩。」

見狀，柏青覺得有點奇怪，這表情不夠歡喜啊，還是歡喜的傻掉了？他心頭閃過一絲疑惑，但也沒多想，轉身便離開了。

紅桑等四位宮女紛紛圍上來。

「這琴看著就不是凡品，皇上賞給主子，一定是很喜歡主子。」月桂笑瞇了眼。

「還很香，想必是有檀木。」竹苓都在估算價錢了，「剛才妳們聽見沒有？是從御用監的庫房拿來的，那裏面都是價值連城的寶貝，就算把偏殿所有的東西加起來也比不上呢。」

瑤琴多用桐木，側板卻五花八門，寧櫻也看出來這把琴的側板用了紫檀木，龍池

更是上了金漆，顯見是把昂貴的瑤琴，但這些不過是讓瑤琴的外表惹眼，更重要的還是琴的發聲。

她手指輕輕撥動了下，立刻就聽見一陣響亮清透之聲，隨後韻味不絕，彷彿要飄入雲霄，故而才叫「九霄」吧？確實是把好琴，可為什麼賞給她？

莫非是良心發現，因為嚇到她來補償的？想到這，寧櫻搖頭輕哂，轉身把琴擱在桌上。

紅桑這時卻興奮地道：「主子，您要不要現在就彈奏一曲？」

寧櫻神色淡了些，「以後再說吧。」

紅桑卻道：「隔壁楊昭儀肯定在使人聽著動靜，主子彈一曲氣氣她才好，誰讓她平日裏如此囂張，讓她知道主子得了把絕世好琴，還是皇上賞的！」
誰稀罕？她才不彈呢。

寧櫻岔開話題，道：「我餓了，使人去膳房吧。」

紅桑以為她是忌憚楊昭儀，覺得主子實在是太溫和了，但也不勉強，這次主子明顯成功引起皇上注意了，這瑤琴可是從御用監拿來的，比起以前的賞賜，皇上明顯是用了心思。

她笑咪咪地道：「奴婢馬上就去。」

卻說正殿裏的楊昭儀確實使人來打探，聽說寧櫻得了九霄琴，心裏難免有些泛酸。

綺雲道：「看來寧婕妤彈琴到底是彈出個結果了。」

楊昭儀沒說話。

綺雲眼睛一轉，道：「主子，那寧婕妤也真會做戲，上次送了主子蘭花，轉頭就去太后那裏獻殷勤，可見她心機有多深。奴婢看，主子一定得多多提防才好！別以為她真蠢，真蠢的話，上次指箭指不定就死了，怎麼就那麼巧只傷到耳朵？」
聞言，楊昭儀心裏一動，半响道：「算了，不過是一把琴而已。」

皇上真喜歡她，為何不讓她住寢？送個琴有什麼用，是讓她天天去彈琴給太后聽嗎？再說了，得太后欣賞又怎麼樣，惠妃還不是沒能當皇后？

寧婕妤的父親不過是個小主事，她這輩子最高的位分就是當個婕妤了。

楊昭儀想著，面上露出冷冷的一笑。

過得幾日，惠妃的二十歲生辰到了，太后惦記她管理後宮勞苦功高，為人又樸實，生怕就這麼揭過去，便放出話來令她設晚宴，眾人熱鬧熱鬧。

言下之意就是讓別的妃嬪去拜見惠妃，好好給她過個生辰。

寧櫻提前畫好了一幅梅花圖，準備要給惠妃當生辰禮。

而晚宴楊昭儀定也要露面，寧櫻就住在偏殿，按規矩得去候著。

知道她來了，楊昭儀施施然走出來，「寧婕妤不必去的太早，恐怕惠妃姊姊還在忙著別的事情呢。」惠妃管個後宮管得兢兢業業，一刻都不容得自己休息。

「總不能去晚了，等一會兒倒是無事的。」寧櫻道。

想著這些天一次都沒有聽到琴聲，楊昭儀端起茶喝了兩口，心道：寧櫻這是把皇上賞的琴供起來，連彈都捨不得不？可真夠癡的。

「妳也喝茶吧，等喝完了再去不遲。」

「是。」寧櫻應了一聲，小口喝起茶。

楊昭儀本來對她是有些氣惱，但看寧櫻舉止如常，並沒有仗著上次的賞賜趾高氣揚，一時也找不到任何藉口來訓斥寧櫻。

過得一會兒，兩人起身去綴霞宮。

惠妃果然在忙著，眾人就在暖閣等候。

雖說是暖閣，但炭也用得極少，四個炭盆只有一個是燃著的，楊昭儀捧著手爐，渾身發顫，心想惠妃真是個狠人，明明管著後宮，連炭都捨不得多用點，她不怕凍死自己，倒不怕把她們凍壞呢，但她也不好開口，否則落在別人眼裏她就是個驕奢之主。

倒是劉貴人吃不消，開口道：「也不知惠妃姊姊是否忘了讓呂女添炭。」

聞言，楊昭儀嘴角一揚，忍不得的來了。她淡淡道：「寧婕妤穿得比妳少也沒有喊冷，妳這身子是該補補了。」

寧櫻其實穿得不少，只是顏色淡，看著就很單薄，且她一向不喜濃重的顏色，比如深紅、深青等等。

「昭儀姊姊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自然是不同的。」張貴人看向寧櫻，意有所指地道。

寧櫻淡淡一笑，沒說話。

她現在可不是得了一把琴就能歡喜得死去活來的人。

見其神情平靜，絲毫沒有炫耀之色，劉貴人的眼睛都要翻上天了，暗道：就憑寧櫻對皇上的癡迷，心裏不知道如何歡喜呢，偏偏面上裝得雲淡風輕，可見自己以前是看錯寧櫻了，她一點不變，甚至很狡猾！

想到自己費盡心思都得不到皇上的喜歡，寧櫻卻不僅升了位分還得皇上賞下瑤琴，劉貴人的心情就難以平靜。

她們以前可是住在一間屋子的，如今距離卻越來越大。

惠妃這時姍姍來遲，對著眾人抱歉道：「讓妳們久等了。」

「姊姊事忙，我們等上一會有什麼？只是今日妳過生辰，實在沒必要讓自己勞累。」楊昭儀笑著道：「太后娘娘的意思，不也是想讓姊姊能歇息一日嗎，姊姊卻還如此盡責。」

「太后娘娘寬厚，我卻不能失職。」惠妃吩咐宮女再換一批熱茶，叮囑她們準備擺飯，「等會就入席吧。」

什麼失職，真當自己是正宮娘娘呢？楊昭儀在心裏不屑。

眾人此時紛紛送上賀禮。

見到寧櫻的梅花圖時，惠妃的笑容格外溫柔，「這幅畫我會掛在書房裏。」她看得出來寧婕妤畫得很用心，她心裏也確實喜歡。

等最後一位貴人呈上禮物之後，太后的東西也到了。

在聽到一長串什物的名字，妃嬪們都有些羨慕，在這宮裏得不到皇帝寵愛，但能有太后的青睞也算是一種彌補，更別說惠妃還握有管理整個後宮的實權了。

因為如此，巴結惠妃的人也不少，不過惠妃著實太過賣力，劉貴人的眼睛在惠妃身上打轉，暗道這種日子還穿得如此樸素，哪裏像個二品妃嬪，若是她，必然是一身華貴。

惠妃上前受禮。

楊昭儀瞧著黃門把一箱子什物搬進來，安慰般地道：「皇上的賀禮應很快也會送來的。」

惠妃聽了卻道：「太后的賞賜我都無顏接受，何況是皇上？不過是個小生辰罷了。」小生辰都能如此，可見太后對她的喜歡，不過也就這樣了，惠妃勞心勞力，每日都不歇息，皇上還不是當她不存在，說起來都不如寧櫻這個婕妤呢。

楊昭儀想著，微微笑道：「姊姊，妳真是賢慧。」

這宮裏的妃嬪都不是省油的燈，但寧櫻對她們的暗藏機鋒毫無興趣，再如何鬥，最後還不是都輸給了同一個人？她抱著手爐，心中只想早些回去，這兒的炭火真的不夠。

見時辰不早，惠妃邀請她們去用膳。

熱氣騰騰的飯菜端上來，寧櫻吃下去後才覺得身子暖和些，眉眼都舒展開來。

「姊姊，妳有空閒時能否教我彈琴？」坐在旁側的徐貴人忽然道：「好羨慕姊姊的才情啊。」她生得嫵媚動人，尤其是在跳舞時。

寧櫻道：「妹妹想學，我自然願意教，只是學琴非朝夕之間就能成的，我學了十二年，想必妹妹學舞也是。」

徐貴人抿唇，她只是想套近乎，結果寧櫻這麼認真。

張貴人聽了，插嘴道：「是啊，我學笛也學了十年，妹妹有這個功夫還不如精進妳的舞藝呢。」

聽聽這話，這還讓人怎麼說下去？徐貴人頓時氣結不已。

第三章 受傷引關切

一頓飯用完，皇上的禮也沒到，可見根本沒把惠妃的生辰放在眼裏，楊昭儀嘴角忍不住翹了翹。

時辰不早，眾人紛紛告辭。

綴霞宮離棠梨宮還有玉翠軒都很遠，楊昭儀走在最前面，而寧櫻曾經在玉翠軒住了一年多，與貴人們頗為熟悉便走在一起。

有幾位貴人剛才因惠妃、楊昭儀在場之故不曾怎麼開口，此番離得近，又有各自的目的，便將寧櫻圍在中間說話，好似眾星捧月一般。

今晚月色不明，即便有宮女提燈，四周仍然很暗，就在紅桑剛剛想提醒自家主子右轉時，她聽見一聲驚呼，隨即看見一道淡青色的身影往前撲倒，她剛想去扶卻已經來不及了。

一切都發生的太快，但在碰到地面前，寧櫻下意識用手掌撐住，掌心立即感覺到一陣劇痛。

「主子，您怎麼樣？」

聽著耳邊傳來紅桑跟月桂的聲音，寧櫻抬起手掌一看，發現好幾處地方都流出血來，目光再往下一瞥，這才發現摔倒的地方有碎石，她的手剛才是按在碎石上，導致尖銳的地方戳入了皮膚。

「誰推的？」紅桑大怒，突然回頭叫道：「是誰推的？」

那些貴人們都受到驚嚇一般紛紛退開，唯獨張貴人沒有，她蹲下身道：「快些請個太醫看看吧，莫留下傷疤。」

這確實不能等，紅桑忙讓月桂去稟告惠妃後請來太醫，交代完了，又高聲道：「敢做不敢當嗎？到底是誰……」肯定是這些貴人中的一個，或是有人指使了宮女。

「紅桑。」寧櫻制止道：「是我不小心，扶我回去吧。」

紅桑看著她手上的血，忍不住眼睛紅了，「肯定很疼吧，怎麼能就這麼過去？」

主子在宮裏安安靜靜的，從不惹事，這些人太不像話了。

不然怎麼樣？去查嗎？還是把所有人都抓起來審問不成？她沒那麼大的面子，再說今日是惠妃的生辰，指不定還被人說故意出風頭。

這麼想著，寧櫻語氣嚴肅了些，「扶我回去。」

紅桑沒辦法，只好聽從，路上她還是很憤憤不平，「此人真是黑心腸，她哪裏是要傷主子的手，根本是想毀了主子的臉！」

女子都珍惜容貌，何況這張臉與她前世的一模一樣，寧櫻想著，伸手輕觸了下，心中忍不住暗罵秦玄穆，好好的非得要貴地瑤琴，這下招人恨了吧？幸好她運氣好沒有傷到臉，不然……

紅桑始終嚥不下這口氣，「主子的手傷成這樣，以後還怎麼給太后娘娘彈琴？此人實在陰險，主子不如去見太后，請太后給主子做主。」太后挺喜歡主子的，照理應該會幫忙。

真去的話才叫傻呢，以為太后聽她彈了幾首曲子，就有深厚感情了？異想天開，還不如自己解決。

寧櫻看過了這本書，因此心裏也有了懷疑的人選，若真是，以後有機會必定會雙倍奉還，但不是現在，無證無據的豈不是給人看笑話？

最後，她淡淡地道：「算了，紅桑，做人要大度些，都是可憐人，何必呢？」

紅桑，「……」

六宮無主，有什麼事向來都是請示到惠妃那裏的。

惠妃一聽寧櫻受傷，急忙派遣宮女去請太醫，又詢問詳情，聽說傷勢不重已回棠梨宮，當下才放了心。

太醫很快過來給寧櫻看傷口，因是外傷，只包紮了一下，連藥方子都沒有開。

紅桑覺得他是在敷衍，皺眉道：「也不知是不是認真給主子治了，竟然都不用喝藥。」

「藥是內服，於這外傷作用不大，妳別擔心。」

「奴婢是怕他不用心。」萬一留下病根，不能彈琴了怎麼辦？可惜了主子這一雙

好手。

「他是太醫，說不重就肯定不重。」寧櫻晃了兩下手，「並不疼的，妳看。」幸好只是蹭破皮，並沒有傷到筋骨，不然她自己都會著急。

事到如今，也沒辦法了，紅桑終於看開，反過來安慰寧櫻，「當初主子擋箭掉了塊肉，後來也長好了，這次應該會很快痊癒。」

那次才是真的嚇人呢，耳朵上血淋淋的，她一開始以為半隻耳朵都沒有了，幸好只是缺了一塊，不過也是可惜了，於容色上始終有損。

還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，寧櫻心想，如果早些作夢，她絕對不會去擋箭，白白多了一個消不去的傷疤，想到這，她心疼地摸了一下耳朵。

寧櫻受傷這事，說大不大說小不小，惠妃第二日就去拜見太后，將寧櫻的事情稟告，「是嬪妾的錯，應該讓她們多掌些宮燈，路上就沒那麼黑了，也不至於讓寧婕妤摔跤傷到手，是嬪妾考慮不周。」

太后讓她起來，「怎麼能怪妳？是她們離開綴霞宮後才發生的。」

惠妃垂著頭道：「太后娘娘喜歡聽寧婕妤彈琴，這段時日怕是聽不成了，寧婕妤也受了無妄之災，怎麼說都是我……」

「真要算帳，那還是我的錯了，是我讓妳設宴的。」

一聽這話，惠妃嚇了一跳，忙道：「不不不，嬪妾不是這個意思。」

「那妳就不要過於自責了。」太后瞧著她愧疚的臉，「我已經聽太醫說了，至多小半個月就能康復，妳別往心裏去。如今整個內宮都由妳管，妳平日裏就很勞累，如果每一樁事還要怪在妳身上，那怎麼說得過去？好了好了，回去吧，我看妳昨晚上也沒睡好。」

太后的撫慰讓惠妃眼睛紅了，磕頭後退下。

姜嬤嬤給太后布菜。

太后吃了一筷燴鴨絲後，擰眉道：「寧婕妤真是自個兒摔的嗎？」

姜嬤嬤沒說話，她在宮裏待了四十多年，什麼事沒見過，她可不信寧婕妤是自己摔的，但要查出是誰動的手恐怕不容易。

看來寧婕妤也是個聰明人，選擇小事化了，如果她吵吵嚷嚷的要查，到最後可能是碰一鼻子灰，還會把太后對她的一點喜歡弄沒了。